

回乡还是留杭? 钱报·小时新闻记者的亲历①

就算我不能回家,家也会为我而来!

本报记者 刘俏言 陈馨懿 张蓉

2020年春节前,新冠疫情突如其来;2022年春节前,新冠疫情又来“拜年”。

人们从猝不及防到逐渐适应,从担心不安到镇定面对。在一次次的隔离和核酸检测中,我们经历了特殊的两年。

在“被疫情偷走的两年”的报道中,钱江晚报·小时新闻记者关注在外打工的父母过年无法回家和儿女团聚;关注深圳和香港特区两地的情侣无法相见;关注失业、失学的人们在逆境之中更换跑道重新出发……

刚刚写完“被疫情偷走的两年”报道的我们,因为再度突然而来的疫情,也面临“要不要回家过年”的难题。现在,我们来讲讲自己的故事。

这些故事和这座城市里的很多人一样平凡:有即将奔赴机场的开心,被突然按下制动闸后的复杂心情;有家人特意来杭过年,已经做好的旅游攻略可能无法成行后的不知所措;也有一番纠结之后提前请假回家,结果一天之内换三趟航班,终于回到老家的一路忐忑。

回家和家人长辈团聚,对每一个人而言,这是过年的执念。但不断变化的疫情,让我们的返乡路变得辛苦和波折。所以,我们愿意以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,面对许多未知,与其一路提心吊胆,不如暂时留下来,这样对自己、对家人、对别人,都是一种平安。

况且,就像文中所说的,“就算我不能回家,家也会为我而来。”愿家和爱,永远让你心安。

讲述人:俏言

意外留杭过年,我决定学习做一顿年夜饭

26日一早起床,我坐在床边盯着手机沉默了10分钟。

很难形容这是一种怎样的复杂心情,各大App开始推送杭州出现了一例新冠阳性病例,在我临近回家的前四天。

一周之前出差的箱子还在客厅敞开放着,机票订在除夕当天的早上。

距离发现病例的前两天,我开心地告诉妈妈,今年终于可以回家过年了。

杭州到长春没有直达的高铁,昂贵的机票价格让我肉疼了一下,但想到家里的年夜饭,以及已经两年没见的出国留学的朋友,我恨不得马上跳三尺高,拖着箱子吃一顿美美的烧烤。

手机一震,是在青岛的表姐的消息:“俏言,姐30号回长春,你啥时候回?”

女生的第六感真的很准,在那一瞬间,我觉得自己可能回不去了。

记忆中的过年是热闹的。

在除夕那天,会被妈妈逼着早起,打着哈欠贴春联;然后穿上棉鞋去舅舅家里拜年,姐姐们在厨房忙活着准备年夜饭,我和几个晚辈一起打牌,输往脸上贴纸条,顺便偷偷去锅里捞一块红烧肉;晚上看春晚时,沙发的座位是最为紧俏的,晚了就只能搬小板凳,坐在离茶几上的砂糖橘最远的地方。

往饺子里塞硬币是传统项目。饺子一定要等12点才出锅,表姐会特意包得一样大小,让人分辨不出来哪个塞了硬币。往往肚子撑得溜圆,眼睛还在盘上扒饺子。

和我预料的一样,26号下午,病例增加了。

我料到家里会因为我的回家而大费周章,于是先提前给我妈发了个微信,告诉她我可能回不去了。

果然,我妈在打扫卫生,我没敢给她打电话,怕她在电话里哭出来。

其实老家也并非不让回家,对杭州回乡游子的政策是温和的,只是做记者这一年,见到了太多的意外和变数,看到严峻的疫情趋势,不想给老家和杭州再添麻烦。

更何况,即便真的回了家,为了亲人的安全,那些记忆中的聚会,大概率也不会发生了。

仓促决定留杭过年,除了单位发的米、油、牛奶、水果、零食和一口空气炸锅,我家里年货都没有准备。

去年响应留杭过年的倡议,我早早有了心理准备,年三十开开心心出门玩儿。而今年,疫情形势严峻复杂,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过,该庆祝些什么?

这时候,我妈给我发来微信,你一个人在那边,记得给自己做“连年有余”。

这是我妈做年夜饭必备的三道菜,“连”就是拌莲藕,“年”是粘豆包,“余”是红烧鱼。每年她都说,吃了“连年有余”,就会有一年的好运。

我突然想到,这么多年,我几乎没有给自己做过一顿饭,我被我妈照顾成了一个几乎不会进厨房的人。

那就在本命年的虎年,尝试做一只独立坚强的小老虎吧,从给自己做一顿年夜饭开始。

讲述人:星一

谢谢妈妈,我们可以一起把桌子摆满



妈妈做的煲仔饭

这几天,妈妈忧心忡忡。

去年,我选择在杭州就地过年,那也是我的工作以后第一次过年。我不会做饭,正月初一试着在家自己烤牛肉,却忘了备盐,满嘴都只有纯粹的牛肉味。正月初二的凌晨,我看到了老乡发的年夜饭,向妈妈哀嚎:“好想吃扣肉!”

我妈妈在广州做教师,放假一向比我早。今年,她特意来杭州陪我过年。

妈妈在1月13日就抵达杭州,在出发前一天和抵达后一天,她都做了核酸检测。

读书时,妈妈所在的学校只要发了年货,其中的曲奇和巧克力总是被我吃光。今年,她把这两盒零食都装进了行李箱,导致衣服只能带一两套。妈妈的同事问她:“是杭州没有这东西,还是你觉得快递不够快?”妈妈回答:“你根本不懂仪式感!”

妈妈住进了我的单位宿舍,一个混乱的“猪窝”——妈妈喜欢叫我“小猪”。当我一个人的时候,宿舍对我来说,只是睡觉的地方,乱七八糟。但妈妈一来,它就变得像家了。

妈妈买了一个电陶炉,每天煮茶,也煮煲仔饭。

很多事情都瞒不住了。两年来,妈妈问我最近怎么样,我都说“还好”。但这几天,在同一座城市,每一次加班她都知道。

以前,一通电话也许只有一个小时,而待在一起,我们终于能聊到深夜。

在我上班的时候,妈妈在做杭州攻略。

妈妈最爱的还是西湖,为了能赶上南屏晚钟下午四点的钟声,她正计划第三次出发。

但杭州出现新冠疫情后,平常总能给我答案的妈妈,时不时会问我:“我该怎么办?”尤其是看到西湖区出现确诊病例后,妈妈郁闷了一整天,直到知道西湖并不等于西湖区,她才稍微平复些。

我突然意识到,对于妈妈来说,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,她不知道各个区到底在哪里,也没有接触过宿舍所在的社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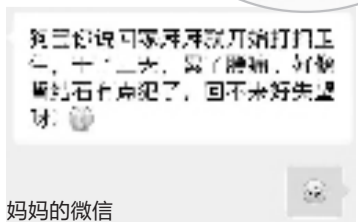
妈妈也有点担心,在她的同事们建议她离杭时,在看到自己行程码带星时,在无法得知自己何时能回广州时,她不知所措。虽然更多时候,妈妈只会说:“让我郁闷一下下就好。”

妈妈,没关系。在杭州这座对你来说陌生的城市,还有我。

这一年,我也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菜式,偶尔还能做大菜。今年,我们可以一起吃扣肉,一起把桌子摆满。我还有很多事没有告诉你,春节假期里,我将变得没有秘密。

谢谢妈妈,原来就算我不能回家,家也会为我而来。

机票改签记录



妈妈的微信